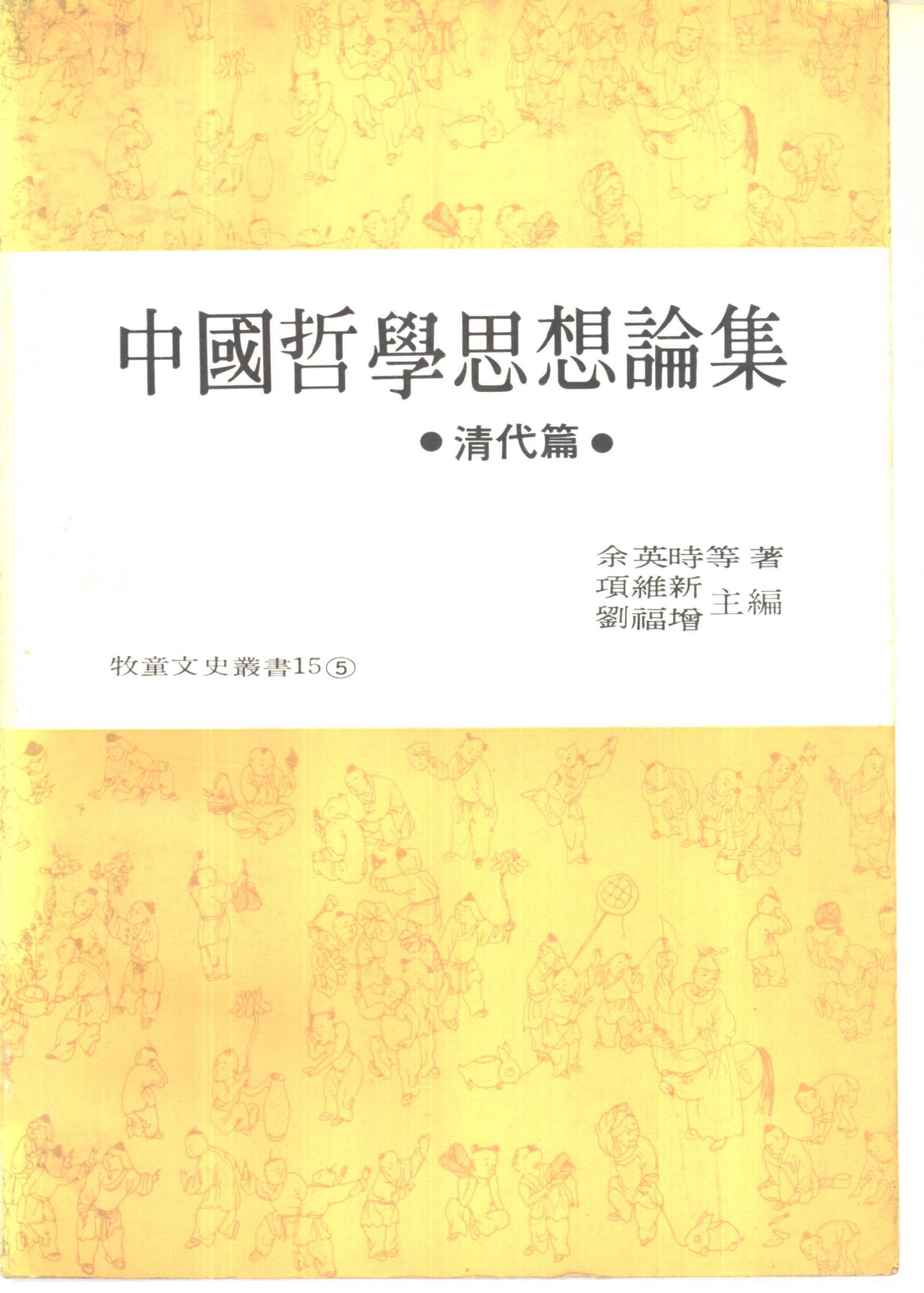




中國哲學思想論集

● 清代篇 ●

余英時等 著
項維新 主編
劉福增

牧童文史叢書15⑤

111
827
823

中國哲學思想論集

• 清代篇 •

余英時等 著
項維新 主編
劉福增

牧童文史叢書15⑤

牧童出版社

READINGS IN THE CHINESE PHILOSOPHY AND THOUGHT

BY YU, YING-SHIH & OTHERS

EDITED BY HSIANG WEI-HSIN
LIU FU-TSENG

COPYRIGHT © 1976

COWBOY PUBLISHING CO., LTD.

TAIWAN

R. O. C.

中國哲學思想論集

◇清代篇◇

牧童文史叢書 15⑤

著者：余英時等

主編：項維新
劉福增

出版者：牧童出版社

臺北市溫州街107巷5號

郵政劃撥臺北第18705號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677號

發行人：姜紫燕

臺北市溫州街107巷5號

每冊定價：平裝本：新臺幣 100 元
精裝本 130 元

初版：中華民國65年8月1日

P 1000876

S 1000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目 錄

明清之交中國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	梁啓超	1
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	余英時	11
朱舜水之民族思想及其學旨·····	王賓客	49
顧寧人學術之淵源		
——考據學之興起及其方法之由來——·····	牟潤孫	63
黃梨洲政治思想的貢獻及缺點·····	高 準	81
王船山之人道論通釋·····	唐君毅	97
王船山的歷史哲學·····	賀自昭	135
顏習齋思想述評·····	韋政通	153
中國科學教育的先驅——顏習齋·····	蔡仁堅	167
方以智與西學·····	張永堂	179
中國學術史上漢宋兩派之長短得失·····	張君勱	207
反理學的思想家——戴東原·····	胡 適	229
魏源與晚清學風·····	齊思和	241
龔定庵與陳蘭甫		
——晚清思想轉變之關鍵——·····	牟潤孫	293
陳蘭甫與廣東學風·····	羅香林	301
張之洞與晚清中西調和之思想·····	王爾敏	309
康有爲論仁·····	陳榮捷	333

明清之交中國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

梁啓超

一

本講所敘述，是以1644年清朝興起的時候爲中心，上溯二十年，下行八十年，約自1624至1724凡百年間中國思想界大概形勢及其重要人物。

爲欲令諸君明瞭思想來源起見，先將二千餘年來思想界歷史分六期簡單說說。

第一期——紀前551至222。自孔子生年起至秦始皇統一天下止，這簡期內，中國內部民族統一完成，各地方文化發展，而以黃河流域爲中心，其時思想極自由活潑，孔子老子墨子莊子孟子荀子韓非子等大思想家相繼出生，實爲古代思想界最有光輝的時代。

第二期——紀前221至紀後219。這簡期包含秦漢兩朝。那時政治的統一完全告成，中央政府的勢力，東至高麗，南至安南，西至新疆，政治上有許多新建設。思想界則經過怒湍壯瀾之後回復到平流的樣子，專對於從前學者的發明做整理工夫，又因政治的統一延到思想的統一，全學界殆爲儒家思想所獨占。

第三期——220至589。這簡期內，名爲三國南北朝期，政治勢力分裂，民族移轉大混亂。西北方蠻族，入到中原文化最高的地

方，漸漸同化。中原文化最高的人遷到南方去，把大江以南文化較低的地方加工開發，那時的思想界，因為政治擾攘的影響，全部帶厭世色彩。初期道家言盛行，佛教則前期之末已經輸入，到本期發展極猛速而極溥徧，故思想界亦呈分裂混雜的狀態。

第四期 —— 590 至 959。這簡期包含隋唐及五代，而以唐為中心。那時第二次民族統一告成，政府勢力偉大，北至內外蒙古及西伯利亞之一部，西至西土耳其斯坦，南至北中印度，都以「半藩屬」的狀態受長安政府之支配或監督。思想界則一方面因南北統一政象安寧，得迅速的進步，一方面因和西方交通頻繁，中亞細亞及印度之精神物質的文化次第輸入，所以文學美術音樂工藝都發達得極其燦爛，哲學界則佛學各宗派都在這時候完成，儒學亦繼續漢代的整理事業，到期末的百餘年間，因文化爛熟的結果，發生毛病，延及社會之腐濁政治之混亂，至五代時，這一期的文明，遂陷於破產狀態。

第五期 —— 961 至 1643。這簡期包含宋元明三朝，那時東北方新興的野蠻民族 —— 契丹女真蒙古滿州接二連三侵入，給我們的文化以很多的脅迫和蹂躪。內中蒙古人尤與別的蠻族不同，「拒同化」的力量頗不小，他們統治中國九十多年，我們的文化受不少的損失。那時候的思想界，全部分精力耗費在新哲學之建設上頭，這一派的新哲學，是努力將印度思想和中國固有思想相調和，他們自己標一箇名叫做「理學」。——專從「形而上」方面探求宇宙和人生的原理，所以叫做理學。理學發生的動機，一方面因為前期物質文明，末流發生了毛病，惹起反動，所以走到收斂內觀那條路去，一方面因為佛教的潛勢力很大，儒者都受他影響，不知不覺便鎔化成一箇新派。

理學界重要人物，前有程頤、朱熹、陸九淵，後有王守仁。因此又分程朱和陸王兩支派，程朱派帶中國固有思想的成分還較多，陸王派便更和印度思想接近了。自理學興後，唐以前許多文化事業都很受打擊，再加以那種八股考試制度，把學界的活氣越發腐蝕了。

第六期——1644 至今日。自清朝建號那年起，這箇期內，滿洲人僅治中國二百七十多年，但滿洲人不久便完全同化了，所以和蒙古時代有點不同，文化不惟沒有受蹂躪，而且因政治統一社會比較安寧的緣故，各種事業都很有進步。思想界方面，因前期理學末流發生毛病，惹起反動，於是一反前期向內的學風，專從事於客觀的研究考察。把第一期到第四期許多學問都復活轉來。又因為和歐洲交通大開的緣故，陸續受外來思想影響，造成一種新學風，和歐洲「文藝復興」時代有許多地方相像。

二

本講所要講的是最後那一期——第六期。

這一期的思想界情形很複雜——方面很多，不能全講，專講他「黎明時代」的運動。

這一期，若依政治的區劃，是應該從1644年起的，但文化史的年代，照例要比政治史先走一步，所以本講所講的黎明時代提前二三十年，大約和歐洲的十七世紀相當。

想知道這箇黎明時代思想界變遷之動機，要注意那時候「時代背景」如下四點。

第一點 就是前段所講的「理學運動」。因為在前期末年，理學

中之陸王學派，幾乎獨占了全學界。依我看，這一派的好處本來很多，但是到了末流，講得太玄妙了，隨聲附和的人也太放縱了，當然要引起一般人的厭倦和攻擊，所以反動的結果，學風全趨向客觀的或實踐的。

第二點 那時候有外界的一樁重大事件，是耶穌會教士之東來。利瑪竇、艾儒略、湯若望、南懷仁等輩先後入中國，他們除傳教之外，翻譯了許多數學、幾何、天文、地理、心理、論理各科書籍，所以那時候思想界很受刺激，和佛學初進來時有點相像。

第三點 中國的學者，向來什有九都和政治有關係，這種關係每每妨礙思想之獨立，最少也分減了研究的歲月和精神。清初因為滿洲人初進來，統治者非我族類，第一流學者對於他們，或採積極的反抗態度，或採消極的「不合作」態度，這些學者，都對於當時的政治不肯插手，全部精力都注在改良學風作將來預備，所以有許多新穎思想自由發揮，而且因積久研究的結果，有許多新發明。

第四點 那時候的康熙帝，真算得不世出之英主，他在位六十一年(1662至1722)和法國的路易十四，俄國的大彼得同時，性質和他們大略相類，所成就的事業還在他們之上。他即位初年，雖國內有點兵亂，後頭四十多年，却是歷史上少見的太平時代，因為社會安謐，學者得有從容為學之餘裕，康熙帝雖是滿洲人，但他同化於中國最早，人又極聰明，對於中國固有的文化和歐洲新輸入的文化都有相當的了解，而且極力提倡。有這樣一箇人做一國的主權者，自然能令思想界發生好影響。

三

在這時代背景之下，自然會產生出有特色有價值的學問。今將這期內各派學術的代表人物列舉如下：

(一) 黃道周和劉宗周 道周，福建人。宗周，浙江人，兩位都是理學大師，都是 1645 年在南方舉兵反抗滿洲死的，他們雖然尊崇理學，卻都帶點修正色彩，道周提倡象數之學，用他自己的特別論理學推論事物。宗周對於實踐道德學，最爲切實謹嚴，這兩位都是在前期的理學家中有他的新立場，人格的壯烈，尤令人敬仰。宗周門人最多，江浙開學者大半出其門，影響到後來尤大。

(二) 孫奇逢和李顥 奇逢，直隸人，1584 生 1675 卒。顥，陝西人，1627 生 1705 卒。兩位都是陸王派的理學家，但他們都注重實踐，少談玄理，可以說是儒家的「清教徒」。奇逢是一位有俠氣能任事的人。明末滿洲兵進關，殘破了許多州縣，他以一書生糾合人守城，竟把滿洲兵打退，後來他避亂跑到山裏頭，許多人跟著他去，他便給這些人立了許多組織成一箇小政府樣子，又用學問來教訓他們，成就許多人才。李顥的學風，最爲「平民的。」他常說不識字也可以做聖賢，兩位都是北方講學大師，孫奇逢年壽最高，九十二歲，影響尤大。以上四箇人，都是前期學派的結束。

(三) 顧炎武和王夫之 炎武，江蘇人，1613 生 1682 卒。夫之，湖南人，1619 生 1692 卒。兩位當少年時候，都做過反抗滿洲的政治運動，到事無可爲，纔做一箇純粹的學者。炎武，公認爲清學開山第一大師，各門學問，都由他提倡出來。他說除卻經學沒有

理學，他說做學問的目的全在經世致用，他對於經學、史學、地理學、音韻學、金石學都有極精審的著作，他的著作，都用客觀的歸納研究，給後人留下許多方法。

夫之學問之博，和炎武不相上下，但他對於哲學有獨創的見解，向來哲學家，大抵都是專憑冥想，高談宇宙原理，夫之所注重的問題是：「我們為什麼能知有宇宙？」「知識的來源在那裏？」「知識怎麼樣纔算正確？」他以爲這些問題不解決，別的話都是空的，這種講哲學法，歐洲是康德以後纔有的，夫之生在康德前一百年，卻在東方已倡此論了。

（四）黃宗羲和朱之瑜 兩位都是浙江人，和明朝大儒王守仁同縣，宗羲 1610 生，1695 卒，之瑜 1600 生，1682 卒，兩位早年都是反抗滿洲最激烈的人，宗羲被政府畫起相片指名捕拿前後十一次，之瑜亡命到日本、安南、暹羅等處，仍常常秘密入內地，到處運動，前後經過十七八年，他們的政治活動纔停止。宗羲是劉宗周第一門生，講陸王派理學，但他最長於歷史，著了一部宋元學案，一部明儒學案，把七百年理學家的人物和學說很詳慎的來敘述，很公正的來批評。兩書合共一百六十二卷，宋元學案有一部分是後人續的，在全世界著作界中，關於哲學史的著述，恐怕沒有比他更早比他更詳瞻的了。他還有一部怪書叫做明夷待訪錄，這部書是說他的政治理想，極力排斥君主專制政體，提倡民權，這部書 1662 年出版，比法國盧騷的民約論早一百年，這種眼光，在十七世紀時候真是不容易得了。

朱之瑜學風，和黃宗羲不同，他是排斥陸王派理學的，他不喜

談玄，專求實踐，他政治運動失敗之後，亡命日本，發誓非到滿洲推翻之後不回國，他的偉大人格，漸漸爲日本人所認識，那時候日本宰相——事實上全國主權者德川光國十分敬禮他，尊他爲國師，他很熱心教導日本人，日本近二百年的文化，最少有一半由他造成，這是日本史家人人公認的事實。

（五）顏元和李塉 他們兩位是師弟，都是直隸人，顏元 1635 生，1704 卒，李塉 1659 生，1733 卒，他們是思想界的大炸彈，於漢以後二千年所有學問一切否認，他們排斥注釋古書，排斥讀書，排斥靜坐冥想，排斥開堂講說，他們以爲學問不是從書本能得的，不是空想能得的，不是聽人講演能得的，比方你想認得北京的路，憑你把北京指南念得爛熟也不中用，日日聽人說路程方向也不中用，除非你親自跑一輪街而且天天跑。總而言之，他們以爲凡有智識都從經驗得來，所以除卻實地練習外，沒有法兒得着學問。他們對於學問的評價，專以有無效率爲標準，凡無益於國家社會或箇人身心修養的，一概不認爲學問，他們的教育，專主張發展箇性說。「斷沒有一箇藥方能醫好各種病，斷沒有一箇教法能教好各種人。」說：「一箇人想兼備衆長是絕對不可能的，要想把全社會的人在同一箇模型鑄出來，這種教育政策是很有害的。」總括起來，他們的學說，和現代詹姆士、杜威等所倡之「唯用主義」十二分相像，不過他們所說早二百多年罷了。

（六）徐光啓和宋長庚 兩位都是三百年前科學大家。光啓，江蘇人，1633 年卒，他是頭一位翻譯歐文書籍的人，他譯的幾何原本在古今翻譯界中，總算第一流作品。他對於數學、天文學、論理學

都有很深的修養。自己著書不少，上海徐家匯的天主堂和圖書館，是他把自己住宅及藏書捐出來創辦的，到今日還是繼續他的事業，越發鞏固光大。

長庚，江西人，生卒年無考，大概 1650 年還生存。他是一位工業科學家，著有天工開物一書，用科學方法研究食物、衣服、器用以及冶金、制械、丹青、珠玉之原料工作，繪圖貼說，詳確明備，三百年前講工業天產的著作如此詳明者，全世界中怕沒有第二部。

(七) 王錫闡和梅文鼎 兩位都是初期數學家。錫闡，江蘇人，1682 年卒。文鼎，江西人，1721 年卒。他們都是把那時歐洲新輸入的天文學、數學研究得十分透徹，自己更發明許多新法，補西法所不及或訂正他的錯誤，錫闡年壽短，著述較少，但他的曉庵新法在天文學上實有千古不磨的價值。文鼎壽八十九，著書八十餘種，中外著作家如此精勤博大者，實在少見。

(八) 徐宏祖和顧祖禹 兩位是大地理家，都是江蘇人，宏祖 1585 年生，1640 年卒。祖禹 1680 年卒，宏祖是一位探險大家，單身步行，把全箇中國都走遍了，雲南四川的邊界，向來是一箇「秘密窟」沒有人走過，舊地理書所講純是捕風捉影。宏祖每遊一地，先審視山脈如何去來，水道如何分合，既得大勢，然後支節搜討，瀾滄江金沙江、南北盤江的發源，向來沒有人到過，經宏祖實地踏勘，然後南部各水的源流始行清晰。他所著徐霞客遊記，實一部破天荒的地理書。

祖禹的地理學，是把地理和歷史合攏起來研究的，他一生也只著有一部書曰讀史方輿紀要，這部書卻是從二十九歲起到五十歲沒

有一天停工纔始做成。這部書把全國山川形勢說得瞭如指掌，對於軍事地理方面尤為詳盡。

（九）萬斯同和戴名世 兩位都是大史學家，斯同，浙江人，1702 年卒。名世，安徽人，1713 年卒，斯同是黃宗羲的門生，著有明史稿五百卷，現在二十四史裏頭的明史，就是用他的底稿，其他關於史學的著作還很多，名世也是要獨力私著一部明史，因為著作裏頭犯了滿洲朝廷忌諱，政府把他殺死，連許多史稿也燒了，但他所論作史方法的文章，還流傳下來，是永遠有價值的。

（十）方以智和劉獻廷 兩位都是創造新字母的人，以智，安徽人，大概 1670 年還生存，他反抗滿洲，跟着明朝最末的一位皇帝在雲南地方十幾年，他是近代研究中國文字學的頭一箇人，專從發音上研究，把歷代話語的變遷和各地地方音之變遷，都研究出許多原則來，他主張仿歐洲的拼音文字造出一種新字母來替代漢字。獻廷，北京人，1648 年生，1695 年卒，他沒有看見以智的書，卻是和他一樣見解，也造有一副新字母，他的學問方面很多，歷史、地理尤其專長。

（十一）德清和智旭 兩位都是浙江的和尚。德清 1623 年卒，智旭 1655 年卒，前一期的佛教徒，純屬「禪宗」一派，什麼經典都不研究，專講頓悟，有些假託的人連一切戒律都破掉了，弄得佛教很腐敗他兩位提倡「浮士宗」算是佛門下的「清教徒。」又注重研究經典，把許多部重要佛書都注釋一番，替本期佛教開一新局面。

（十二）孔尚任和曹雪芹 兩位都是大文學家，尚任，山東人，孔子後裔，他著有一部歷史劇，名曰桃花扇，共四十幕，專敘明末

南京情事，極悲壯，極哀豔。雪芹，北京人，著有一部空前絕後的好好小說，名曰紅樓夢，通共一百二十回，寫一對青年男女因為婚姻不自由而犧牲性命的，帶着描寫滿洲人社會生活狀況，曲折盡致，因為他文章太好了，二百餘年，成了人人共讀的作品。

以上所講十二類二十四箇人，大概可以代表那時候思想界的全部了，其餘各方面人物尚多，不能全述，依我看，這一百年是我們學術史最有價值時代，除卻第一期——孔孟生時，像是沒有別箇時代比得上他。

四

以上所講，是第六期三百年間第一箇一百年的思想界狀況，後二百年，都是從此演生出來。

第二箇一百年，因為滿洲政府壓制思想自由，把許多學派都壓住了，學者專向考證古典方面做工作，但都是應用先輩的研究方法，把中國舊文獻整理出來的不少，這種工作的價值是永遠存在的。

第三箇一百年的末期——即最近三十年間，把第一箇一百年的思想全部復活，頭一件，他們消極的和滿洲人不合作的態度，到這時候變為積極的，卒至推翻清朝，建設民國，第二件，他們的學問種類和做學問方法，因為歐洲文化輸入重新發生光彩，越發向上進。

現在又是第七期的黎明時代了，我希望我們黎明運動的成績，比先輩更勝一籌。

（選自東方雜誌二十一卷三號）

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

余英時

緣 起

這篇文章是根據我今年二月十八日下午在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的講演記錄修改而成的。我當時並沒有預備正式的講稿，祇是把近幾年來的研究所得作了一次扼要的口頭報告。五月間我在香港收到了錄音的文字記錄，恰值事忙，一時無暇整理。後來在修改過程中又發現我的講詞涉及人名、書名、專名較多，記錄有錯誤，要想修得文從字順，頗為不易。所以修改工作祇進行三分之一，我就放棄了。以下的三分之二，我是根據講詞的線索另行撰寫的。改撰的工作在離港前終於來不及完成，最近生活稍稍安定之後才重新鼓起勇氣來接着寫了下去。所以這篇東西越到後面便不像是口語了。但這篇東西雖不是當時講詞的忠實記錄，而講演中的要點則都完全包括了進去。在舉證說明的方面，本文則比原講詞加詳了一些。本文寫成後，又分段加上小標題，但劃分並不嚴格，不過取便讀者而已。

一九七〇年九月我曾發表了「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上篇。（「中國學人」第二期）該文祇寫到明末為止，清代部份則完全沒有討論到。該文發表以來，不斷有朋友促我續寫下篇。五年以來，我因研究工作尚在進行，自己的見解也時時在發展變化之中，

所以始終不肯動手。而且如果讓我今天來重寫「上篇」的話，我在個別問題上的論點也將有所不同。現在這篇講稿則大體上可以代表我對於清代思想史的最新看法。我願意暫時把它來填補「下篇」的空缺。其中論及宋、明的部份則與「上篇」詳略互見，有些地方也可以算是「上篇」的補正。至於清代部份，我已另寫成「論戴震與章學誠」一部專刊，討論較詳。該書不久將由香港龍門書店刊行，讀者可以參看。

余英時 一九七五年十月五日 於美國麻州之碧山

一 為什麼要重新解釋清代思想史

我這幾年的研究工作主要是「清代思想史」，研究清代思想史當然會牽涉到許多問題，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就是怎樣把清代思想史重新加以解釋。首先，我想先談談為什麼需要對清代思想史重新解釋。

這五、六十年以來，也就是說自「五四」以來，甚至還要再往上推到辛亥革命以前，自章太炎先生開始，對於清代的思想或學術史，有一種共同的看法。這種看法和我們當時的「反滿」意識有關。大家似乎都認定清代的學術之所以變成考證、變成經學，主要是因為讀書人受到滿州人的壓迫，不敢觸及思想問題，因此轉到考證方

面。因為考證一名一物不會觸犯思想上的禁忌，引起文字獄。用章太炎的話說：「空有智慧，大湊於說經，亦以紆死。」這可以說是近人解釋清代思想史的一個重要觀點、一個中心理論。這個理論自然並不是全無根據，但是在應用這一理論的時候，它是不是被過份的誇張了呢？是不是整個清代二百多年的思想發展，只用這樣的一種外緣的因素就可以解釋得清楚呢？這是我自己經常反省、考慮的問題。另外我們還可以舉出幾個其他的理論。一是反理學，這又和反滿是密切相關的一種解釋。我們研究清代學術史，有一個共同的清晰印象，就是宋儒理學到了清代好像一下子便中斷了，為什麼呢？清初不少大儒一方面反滿，一方面也反玄談。這兩者之間顯然有某種關聯。因此有些學者像梁啟超先生便認為清初一般讀書人痛定思痛，深恨清談心性誤國，因此都反理學，終於走上了經史實學的路子。跟反理學之說有關的一種解釋是說清代學術的發展，基本上是一個方法論的運動，由於反玄談、反理學，大家便從主觀冥想轉到客觀研究的新方法上來了。這些說法，在我看來，並不是不對，而是不足以稱為嚴格意義上的歷史解釋。因為它們只是一種描寫，對歷史現象的描寫。至於這種現象何以發生，在這些理論中則沒有解答，或解答不夠澈底。我們還要問為什麼反理學？反玄談？不喜歡講心性？新方法又是怎樣出現的？難道這些問題都是「反滿」兩字可以解答得了的嗎？

讓我再講一個馬克思主義的解釋。大陸上有些學者如侯外廬提出一個說法，以為繼宋明理學之後，清代在思想史上的意義是一種啟蒙運動。這是搬的西洋名詞 *Enlightenment*。這種「啟蒙運動」